

“我们反复强调文艺的时代精神,但孙悟空却从不过时,他的叙事逻辑永远有效,这是颇为神奇的。”

爆款游戏《黑神话:悟空》又一次证明了悟空从不过时。如同白惠元在《英雄变格: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(增订本)》中所分析的:“或许,只存在一种可能,即孙悟空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。”

是的,经典总会被反复阅读,在不同的时代,又会有不同的对经典的演绎与解读。今年夏天,《西游记》与《红楼梦》在游戏与电影里又出“新”,《黑神话:悟空》得到了全网盛赞,全新的电影《红楼之金玉良缘》却是口碑与票房“双差”。

在纷纷攘攘的网络浪潮里冲过之后,看白惠元从学术角度解析孙悟空,另有一种感悟。而刘晓蕾的《情僧、英雄与正经人:14位人物解透红楼梦》,从人物切入,带你重读《红楼梦》,看到梦中人的人生如何展开,从而参悟自身的成长。

# 《英雄变格》 孙悟空折射出的“时代精神”

# 《情僧、英雄与正经人》 透过红楼看世相、众生相



《英雄变格:孙悟空  
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  
(增订本)》  
白惠元 著  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  
联书店 2024年6月出版

“在经历了所有形式的‘革命’之后,我们已经很难发出同一种声音,但是孙悟空却依然可以呼唤出一种共同体认同。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、编剧白惠元所著的《英雄变格》开头这样写道。

《英雄变格》聚焦孙悟空这一文学形象,白惠元认为在现代中国视阈下的嬗变,无论是英雄和斗士,还是“行者”或“猴孙”,无论是反抗者还是皈依者,这一形象都折射出背后的“时代精神”。书中不仅立足于“中国故事”孙悟空,亦有关对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认同与建构的讨论,不仅探讨“之前”,亦关注“当下”,属于一部文化研究著作。

孙悟空日渐成熟的“身体”成为中国动画电影的核心景观。“他在被凝视的同时,也呈现出某种能动性:他总是能够呼唤出观影主体的身份认同,并深刻契合不同时代观众的‘感觉结构’。”白惠元在书中这样解释:“身体的发育”仅是孙悟空“主体化”的物质基础,其“精神”与“历史”的共振,才是“主体化”的关键。孙悟空的身体范畴必然包含着那张猴脸,而那张猴脸总能呈现出最鲜活、最典型也最具表意功能的时代表情,而每一种时代表情均有其特定的历史政治意涵。

白惠元说,从1986年《西游记》电视剧播出开始,85后到90初的这代人进入到了“一个同代人

的文本”。行路之难成为电视剧的一个充分的主题。周星驰的《大话西游》(1995年)典型地揭示了一个困境——保持天真则注定无能,成为英雄则必然虚伪。白惠元认为,周星驰并没有给出明确的选择和答案。至于网络小说《悟空传》的叙述,“危险在于他(指作者今何在)认为那些反叛性的力量是终将逝去的,总有一天你会想明白,你就会收敛了”,与此相关的便是,那些有底气去追求叛逆的独生子女正在成为历史。

在《英雄变格》中,白惠元梳理了动画电影里孙悟空的面孔如何成为中国人的“时代表情”——1941年《铁扇公主》用一种美国化的方式将其呈现为“东方米老鼠”,那种调皮滑稽是孙悟空在1941年的基本表情,映衬出抗日战争年代上海孤岛文化的主体身份失落;1964年《大闹天宫》里,孙悟空面带笑容仰望天空,指向了革命的昂扬与乐观;而2015年《西游记之大圣归来》的文化意味更为复杂,整部电影也就成为中国对于自我与他者的全新想象,投射着现代性逻辑内中国的自我期望。

“我们对孙悟空的潜在设定,他的叛逆、抵抗与拯救,都是特别内在于中国的问题。它不是古典的,恰恰是当代的问题。”循着白惠元的解读,你可以在《英雄变格》理解不同时代的“悟空”。

观海新闻 青島晚报掌上青島 记者 贾小飞



《情僧、英雄与正  
经人:14位人物解透红  
楼梦》  
刘晓蕾 著  
江苏凤凰文艺出  
版社 2024年7月出版

“小时候读《红楼梦》,总觉得是在读别人的故事,隔岸观火。后来却发现这故事是自己的,是周围人的,是芸芸众生的。”《红楼梦》是一面镜子,既照见几百年前的大观园,也映出现今的人心与世态。作家、南京大学文学博士、大学教师刘晓蕾从哲理与人性的角度,带领读者从书中人的生命经历来参悟自身的成长。

《情僧、英雄与正经人:14位人物解透红楼梦》精选14位红楼人物,串起《红楼梦》前前后后的故事与其间的世道人心,呈现出一个立体多面又鲜活的大观园,世相、众生相,都在书中。《红楼梦》被认为是一部悲剧,而在刘晓蕾看来,重要的是生命的展开,而不是结局。她将生命体悟与人文理念融入解读,古今中外信手拈来,探寻红楼梦中人的爱与梦、痛与痴,写得畅快,写得真诚。

“如果不理解贾宝玉,就无法理解大观园,理解《红楼梦》。”刘晓蕾解析贾宝玉“他的红尘之旅是自我选择的结果。同时,我们能看到他的自我成长,一步步从懵懂走向澄明。”

他曾说过:“趁你们在,我就死了,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,把我的尸首漂起来,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

处,随风化了,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,就是我死的得时了。”但在“识分定情悟梨香院”一回,目睹龄官和贾蔷的爱情,他终于明白原来自己是“管窥蠡测”,原来是“各人各得眼泪罢了”——并不是所有的姐妹都爱我,我不再是世界的中心,这个世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。摆脱了这种孩子般的自恋,才能长大成人。

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赵冬梅评价:不索引,不考据,不猜谜,晓蕾以当下之“我”见过世界的眼睛含情凝视于红楼梦中人,写出了不一样的宝黛钗凤春、大观园里的新鲜风景、别样心情,让人流连忘返,不忍释卷。

在刘晓蕾看来,名著不能被仰视,否则会丧失温度。翻开《情僧、英雄与正经人》,跟着刘晓蕾用独特、开放、自我的方式跨越时间和空间,一起去认识温柔情僧贾宝玉、风流孤独的开心果黛玉、大观园的局外人宝钗、自由的自我艺术家王熙凤、被放逐的英雄探春、身在空门的俗世人妙玉、被谋杀的“狐狸精”晴雯、“欲望羔羊”袭人、有命无运的天生诗人香菱、双面娇娃尤三姐、老年人的清流贾母、中国式媳妇王夫人、憋屈的正经人贾政,读懂作为生命之书的《红楼梦》。